

歌 人 者 的 欢 悲

——全面解读唐代诗人

丁启阵 著

唐代诗歌，无论就其作者之众多、题材之广泛，还是就其艺术之高超、影响之深远来说，都是空前的。

我们要继承和研究这份宝贵的遗产，吸收其精华，期望有一天再创造出一个中国诗歌的新高峰。



电子工业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

歌者的悲欢

——全面解读唐代诗人

丁启阵 著



电子工业出版社
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歌者的悲欢：全面解读唐代诗人/ 丁启阵著. --北京：电子工业出版社，2011.3
ISBN 978-7-121-12751-9

I. ①歌… II. ①丁… III. ①诗人—人物研究—中国—唐代 IV. ①K825.6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001979号

策划编辑：韩 龙 btseven@126.com

责任编辑：李 影 文字编辑：韩 龙

印 刷：北京机工印刷厂

装 订：三河市鹏成印业有限公司

出版发行：电子工业出版社

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173信箱 邮编 100036

开 本：720×1000 1/16 印张：15 字数：220千字

印 次：2011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32.00元

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，请向购买书店调换。若书店售缺，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，联系及邮购电话：（010）88254888。

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zlts@phei.com.cn，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dbqq@phei.com.cn。

服务热线：（010）88258888。

本书是著名学者丁启阵的最新著作，讲述了唐代诗人所处的时代与命运、他们的才华、功名、性情爱好、精神信仰和生存之道。全书分上、下两卷，上卷是系统论述，下卷选取一些细节，进行趣味的解读，上下两卷呼应，相得益彰，妙趣横生。

CONTENTS 目录

歌者的悲欢——全面解读唐代诗人

上卷

第一章 时代与命运 002

第一节 诗人的社会地位 / 002

第二节 诗歌才华与功名 / 013

第三节 诗歌才华与官运 / 018

第二章 生存之道 024

第一节 精神信仰 / 024

第二节 落魄诗人的生存之道 / 032

第三节 天下朋友皆胶漆 / 040

第三章 性情爱好 046

第一节 唐代诗人的狂傲行径 / 046

- 第二节 风流人生 / 051
- 第三节 多才多艺的诗人 / 058
- 第四节 游山玩水 / 061
- 第五节 戏谑玩笑 / 072
- 第六节 杜甫即妓席 / 081

第四章 日常生活 085

- 第一节 饮酒之风 / 085
- 第二节 饮茶之风 / 106
- 第三节 杜甫诗歌里的美食 / 115

第五章 另类诗人 120

- 第一节 诗坛神童 / 120
- 第二节 女性诗人的缺席 / 124

第六章 写作与传播 130

- 第一节 敏捷与苦吟 / 130
- 第二节 唐代诗歌在唐代的传播渠道 / 136

下卷

- 唐代什么明星最炫目? / 150
- 唐代什么明星最有钱? / 152

唐代作家富豪榜	/ 154
诗歌促成美姻缘	/ 156
唐代三大慈父诗人	/ 159
残疾诗人卢照邻	/ 163
王维两首诗改变两个人的命运	/ 165
王维为何30岁丧妻不再娶?	/ 168
孟浩然没官做是唐王朝的损失	/ 169
“三绝”诗人郑虔	/ 172
李白并非出身富家	/ 175
李白早年做过县令小跑腿	/ 180
李白因何被唐玄宗炒了鱿鱼?	/ 183
李白杀过人吗?	/ 186
李白四次婚姻背后的辛酸	/ 88
李白是个孤独的歌者	/ 193
李白后人今何在?	/ 196
谁是李白生前第一粉丝?	/ 199
杜甫的“京漂”生活	/ 202
杜甫在华州	/ 206
当杜甫遇到不能痛快饮酒的人	/ 209
杜甫其实是个很时尚的人	/ 211
杜甫一生结过几次婚?	/ 214
杜甫为什么不能在唐代做大官?	/ 217
杜甫的幽默	/ 220
杜甫的超级粉丝	/ 224
白居易一生薪水知多少	/ 227
《长恨歌》令人感动的不只是爱情	/ 230
令人惋惜的唐代诗人之死	/ 232

第一章 时代与命运

第一节 诗人的社会地位

唐代是诗歌的国度。诗歌是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文体，人们谋求仕途、抒情言志、社交应酬、日常娱乐，都离不开诗歌。在唐代，诗人的地位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，那便是：尽享荣耀。

帝王也作诗

诗歌地位的确立，跟帝王的创作有很大的关系。自从汉高祖刘邦开了帝王写作诗歌的风气之后，汉武帝刘彻也花费大量时间，从事诗歌创作，俨然半个诗人。汉末曹操更是于四海动荡、军政繁忙之际，在马上横槊赋诗，成就卓著，堪称一代大诗人。曹氏家族诗人辈出，曹丕以帝王之尊，高度肯定诗赋的功用——“经国之大业，不朽之盛事”，曹植以其杰出的禀赋，用心于斯，成为一代诗宗。至此，诗歌已经成为华夏民族一桩非常崇高的事业，无论有才没才、聪慧愚蠢，人们都要竭尽全力，花费大量时间与精力，日夜苦吟。

到了唐代，诗歌的规则更加丰富，技术臻于完善，帝王们也更加热情饱满，纷纷染指。李唐王朝存在的二百八十余年，总共有二十三位

皇帝，其中有诗歌作品留存到今天的就有十二位：高祖李渊、太宗李世民、高宗李治、中宗李显（哲）、睿宗李旦、玄宗李隆基、肃宗李亨、德宗李适、文宗李昂、宣宗李忱、懿宗李漼、昭宗李晔。此外，一般正统史学家将其排斥在李唐皇帝行列之外的武则天，也留下了一些诗歌作品。皇帝之外，皇后、贵妃、太子、王、公主，也有好多位是写过诗的。《全唐诗》中，就收有文德皇后、徐贤妃、上官昭容、杨贵妃、江妃、章怀太子、韩王元嘉、信安王祎、宜春公主等人的作品。皇帝当中，太宗李世民和玄宗李隆基的作品最多，在《全唐诗》中分别占了一卷的篇幅。

皇帝作诗是一件隆重的事情。中宗时，皇帝举行国宴、游览，除了宰相，就只有修文馆的直学士们可以跟随在皇帝身边。皇帝有所感触，写了诗，就让学士们唱和。虽然这些学士并没有写出像样的作品，无非是些溜须拍马、歌功颂德的套话，但这事情本身在当时是人人羡慕的。贺知章告老还乡，临别之际，唐明皇李隆基下令在长安城东门设帐，为其饯行，要求朝廷百官参加，李隆基本人也写了送别的诗歌，这在当时也是一件轰动朝野的大新闻。白居易去世不久，新登基的宣宗李忱为了赐予他哀荣，也曾作诗吊唁：“缀玉联珠六十年，谁教冥路作诗仙。浮云不系名居易，造化无为字乐天。童子解吟长恨曲，胡儿能唱琵琶篇。文章已满行人耳，一度思卿一怆然。”既高度评价了白居易诗歌作品的影响，也表达了对诗人的怀念之情。

当然，从艺术的角度讲，唐代虽然有这么多皇帝写过诗，却没有一位是出色的诗人。太宗虽然是公认的一代英明君主，文武兼备，在诗歌上显然也下过一些功夫，但是，他的作品仍然不免有“女郎诗”之讥。

不过，帝王们作诗，好坏是次要的，最重要的是，他们重视诗歌这种文体，他们打心眼里愿意做一位诗人帝王。上有所好，下必甚焉。皇帝都热情洋溢地从事诗歌创作，整个社会自然会蔚成风气；与此同时，皇帝的参与，也必然提高了诗人们的社会地位。换言之，这么多皇帝以九五之尊，兴致盎然地客串了一把诗人，至少说明，这诗人的头衔在当时的确是发散出光芒的，是令人羡慕的桂冠。

皇帝重视士子的诗歌才华

皇帝毕竟是皇帝，通常要端端架子，不能什么时候都亲自出马；再说，大唐皇帝的榜样李世民确立的是勤政务实的作风，不像其他“多有才艺”的“亡国之君”，一味地沉湎于诗词歌赋之中。因此，多数情况下，皇帝们都会让别人作诗来“润色鸿业”，歌颂伟大的时代或伟大的事件。

比如，武则天有一次游龙门，为了留下历史记录，命令群臣赋诗，写得又快又好的就赏赐他一袭锦袍。结果，左史官东方虬最先完成，就得了赏赐。拜谢之后，他回到自己的座位，屁股还没有坐稳，宋之问的诗也完成了，而且文理俱美，人人称赞，被评为第一。武则天于是下令，夺了东方虬手里的锦袍，改赐宋之问。再比如，中宗有一年重阳日登高，曾下令让二十四位大臣作诗纪念，结果，韦安石、苏瑰最先完成。还有一次，金城公主奉命和蕃，中宗亲自送到马嵬驿，也曾让群臣赋诗纪行。

皇帝重视作诗，也表现在对身边大臣的诗作、诗才的夸赞上。有一次，太宗李世民作了一首《帝京篇》，命令李百药赓和。李世民赞叹李百药和作精妙，手批曰：“卿何身之老而才之壮？何齿之宿而意之新？”长安流行春游，宰相苏颋作诗描写，有这样两句：“飞尘结红雾，游盖飘青云。”唐明皇很欣赏，于是掐了一枝御苑中的鲜花插在苏颋的头巾上，当时人都觉得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。康洽善于创作乐府诗，宫女、梨园都有将他的作品谱曲歌唱的。因此，玄宗也知道他的名字，曾经赞美了一番。他的朋友戴叔伦有诗写到这件事：“一篇飞入九重门，乐府喧喧闻至尊。宫中美人皆唱得，七贵因之尽相识。”

玄宗夸赞过的诗人不只康洽。天宝末年，玄宗有一次月夜登勤政楼，命令梨园弟子唱几首歌曲凑兴。有人唱起了李峤的诗：“富贵荣华能几时？山川满目泪沾衣。不见只今汾水上，惟有年年秋雁飞。”当时玄宗年事已高，记性不太好，问是谁的诗，有人回答说是李峤的诗。只

见玄宗“凄然泣下”，说了句：“李峤真才子也！”不等听完曲子就离开了。第二年，安史乱军攻占长安，玄宗慌忙之中逃往成都。一次登上白卫岭，眺望良久，又听见有人唱李峤的诗，他又说了句：“李峤真才子！”不胜感慨。

皇帝重视诗才，不是只有空话一句，有时候还会落实在行动上：提拔或任用诗人。

唐代实行诗、赋取士的科举制度。虽然并非诗写得好的人就一定能够考中进士，考中进士的也绝非个个都是诗人，但是，把诗才当作衡量人才的一种重要标准的做法，必然会激发、造成全社会重视诗歌、学习作诗的风气，极大地提高了诗人的社会地位。唐代的科举考试卷子分省试（在考场临时写出的诗歌，一般是五言律诗）和行卷（举子事先准备好的作品，给考官或有影响的达官贵人、名流看的）两个部分，省试固然很难产生优秀的作品，但是，行卷中是很有可能出现好诗的。

除了诗、赋取士的科举制度，皇帝们也经常会有即兴发挥，给一些诗人以额外的进身机会。

有人因为有诗名，意外得中进士。会昌五年（845年），主考官陈商准备放榜，武宗李炎责怪榜中没有顾非熊（顾况之子）的姓名，命令有关官员将其追加上去。顾非熊是因为在当时很有诗名，所以有这个恩遇。

更多的人因为有诗名，得到较好的职位。杜审言因为受命作了一首《欢喜诗》，武则天欣赏他的文采，任命他为著作佐郎。德宗时，知制诰缺人，中书省两次上奏人选名单，德宗都不批准。第三次请求御批，这才批道：“给韩翃。”当时有两个韩翃，一个是诗人，一个是江淮刺史，宰相不知道皇帝指的哪一位，皇帝就又批道：“‘春城无处不飞花’韩翃。”不久，韩翃就以驾部郎中升为知制诰。

宪宗皇帝似乎特别喜欢提拔诗人。有一次，他说：“我记得有一首《咏史》诗，这作者如果还活着，就让他做朗州刺史。武陵桃花源，可以满足诗人的兴致。”诗是戎昱作的，他大概也没有真的被派去做朗州刺

史，但是，皇帝这么惦记着他，在当时确实可算是一种荣誉。还有一次，宪宗因为熟悉李益的名字，就把他从河北召回京城，任命他为秘书少监、集贤殿学士。

宣宗曾问宰相：“诗人赵嘏，有好官做吗？可以把他的诗拿来我看看。”宣宗本意是想了解一下赵嘏的情况，给他一个合适的职位。不料，赵嘏诗集的第一篇《题秦》诗有这样两句：“徒知六国随斤斧，莫有群儒定是非。”宣宗当时就很不高兴，提拔的事就吹了。

一般来说，唐代白衣书生要想进入仕途，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。但是，昭宗景福二年（893年），诗人郑良士向皇帝献诗五百首，马上就被授予国子四门博士（正七品上），后来又升迁至康州、恩州刺史，兼御史中丞。郑良士因此被视为“诗可达人”的典型。

皇帝之外，王侯也有不少是很喜欢结交、赏拔诗人的。比如开元时期（713—741年），岐王李范就很爱跟文人儒士交往，刘廷奇、阎朝隐、张谓等就经常出入他的府邸，饮酒赋诗，日相娱乐。众所周知，杜甫也曾是“岐王宅”的常客。

士大夫推重诗才

诗歌才华在唐代被认为是一种很重要的才华，一班喜欢奖掖后进的士大夫，也乐于对有诗才的后进加以奖拔，或为其延誉，或奉为上宾。

都说文人相轻，其实在唐代也有许多不但不相轻反而相推重的例子。王湾游览今天镇江北固山，作了一首诗，诗曰：“客路青山外，行舟绿水前。潮平两岸失（一作阔），风正一帆悬。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。乡书何处达？归雁洛阳边。”（《江南意》，或作《次北固山下》）当时的宰相张说也是文坛领袖，他十分欣赏其中“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”两句，便亲手将其书写在宰相办公室（政事堂）的墙壁上，经常让能作诗的人看看，把王湾的诗句当作学习榜样。

孟浩然四十岁的时候，为了谋求仕进，来到京城长安。一次在秘书省，雨后天气，秋月如洗，一班诗坛名流聚在一起吟诗作赋，玩联句成诗的游戏。当孟浩然对出“微云淡河汉，疏雨滴梧桐”的时候，举座赞叹其清绝，都停笔不再往下续。从此，丞相张九龄，侍御史王维，尚书郎裴胜、卢僎，大理评事裴撙，华阴太守郑倩之等等，都纷纷跟孟浩然结为忘形之交。张九龄、王维更是对其赞不绝口。

上文曾经提到过，有个叫康洽的诗人，因为诗写得好，得到了玄宗的赞美。其实，他在士大夫中间也颇受欢迎，出入王侯贵宅第，参加各种游览活动、宴会，达官贵人家的骏马、仆人，都仿佛是他自己的，可以任意使唤。看他服饰玩物的光鲜珍贵，一般人恨不得一回到家里就烧了自己的东西。安史之乱爆发前，康洽曾经密切往来的达官贵人有令狐楚、牛僧孺、沈传师、王起四家父子兄弟，以及李德裕、李珣、杨汉公、赵蕃、张又新等人。一时贵人，皆有交往。

郎士元与钱起是齐名的诗人，当时朝廷自丞相以下，离开京城到外地做官、出差，若是没有这两位诗人的送行诗篇，都会感到脸上无光。可见，诗人在士大夫的社交场合是多么地受欢迎。

唐代文人之中，张说、张九龄、贺知章、王维、韦应物、韩愈、柳宗元、皇甫湜、李翱、白居易等人都曾经热心接引过在诗歌创作上表现出一定才华的后学。曾经做过国子监祭酒的杨敬之，更是古道热肠，一旦得知他人写了一句好诗，便整天挂在嘴上，如同有瘾。其中，最有名的是他赞扬项斯的故事。因为他欣赏项斯的为人和诗才，于是在给项斯的赠诗中这样写道：“几度见君诗总好，及观标格过于诗。平生不解藏人善，到处逢人说项斯。”后来，“说项”便成了一个固定词语。

诗人既然在士大夫阶层是受推重的群体，为什么还有那么多诗人尤其是优秀诗人，他们的仕途都很不顺利呢？这能不能说明，唐代诗人的地位也不过是“光着屁股坐花轿”有名誉无实惠呢？《明皇杂录·补遗》有一条说，唐代鼎盛时期的天宝年间，王昌龄、祖咏、张若虚、孟浩然、

常建、李白、杜甫，都有诗名，但是却都流落不偶，仕途坎坷，其原因都是他们“恃才浮诞”。这说法也许指出了部分原因，但肯定是不全面的。古往今来，才华与命运的关系从来都是很复杂的，有偶然因素，也有必然规律；有个人原因，也有客观情况。

比如，李商隐的一生，辗转下僚，命运坎坷，我们似乎可以较为清楚地看到他的个人原因。李商隐幼时即能写诗。他于弱冠之年，拿着自己的作品去拜访当时的河阳节度使令狐楚，令狐楚一见之下就十分欣赏，加以礼遇，让他跟自己儿子交往。李商隐参加进士考试的时候，令狐楚、令狐绹父子也在主考官高锴那里替他说好话，因而他顺利地中了进士。不久，令狐父子又为他谋得了集贤校理的职位。但是，很快，李商隐又跟令狐父子的政敌王茂元密切往来，并且娶王茂元的女儿为妻。李商隐的这一举动，受到了当时士流的普遍指责。因为，当时牛李党争十分激烈，令狐父子、王茂元分属牛（僧孺）、李（德裕）党。李商隐这样脚踩两船，自然受到了人们的非议，被认为是“诡薄无行”，受到了两个方面的共同排挤。跟他从小一起长大后来做了宰相的令狐绹，也“恶其忘家恩，放利偷合”，不肯提拔他。

而实际情况，可能不是那个样子的。作为优秀诗人，李商隐可能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复杂，也可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浮浅。他之所以跟王茂元密切来往甚至娶了他的女儿，可能是出于天真性格，对党争的残酷性缺乏必要的认识，也可能是他为了追求爱情，忽略了家族恩怨，有点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。当然，也有可能是李商隐对牛李党争持不以为然的态度，他对牛李党的分歧不感兴趣。

著名诗人张祜的命运也很有戏剧性。张祜早年就有诗名，据说曾得到过白居易的赏识。但是，当令狐楚将他推荐给朝廷的时候，却受到了当时正被皇帝重用、也是著名诗人的元稹的阻挠。元稹对皇帝说出的理由是，张祜的诗才不过是壮夫不为的雕虫小技，如果朝廷奖励太过，可能会导致社会风气的改变，言外之意是助长华而不实、投机取巧之类的风气。当时皇帝显然听信了元稹的说法，张祜那一次到京城谋求进身，

自然只能以失败告终，寂寞而归。为此，他作诗自悼：“贺知章口徒劳说，孟浩然身更不疑。”这故事，表面上看，张祜的坎坷好像是他的才华没有得到元稹的赏识，而实际情况，可能不是这个样子的。《旧唐书》令狐楚传记载，自从元稹得到皇帝信任，被任命为学士，就开始讨厌令狐楚跟皇甫镈为了稳固恩宠相互勾结的做法，在一次起草诏令时，指出令狐楚曾在担任地方长官时暗中破坏朝廷的出兵计划，勾结奸邪党人，妨碍了贤能之士的进身之路，令狐楚因此在心里十分憎恨元稹。可见，元稹跟令狐楚之间是势不两立的关系。元稹阻挠张祜，根源很可能在令狐楚那里：阻止政敌所推荐的人进入朝廷，乃是政治斗争的需要。张祜不幸成了这种斗争的牺牲品。

诗人的社会声望

在一个诗歌不受大众欢迎的国度，诗人们是很难获得像样的社会名声的：诗人不会成为令人尊敬的对象，诗人的言行没有人关注，诗人的头上没有桂冠，诗人的身体饥寒交迫。

而在唐代这样一个诗歌的国度里，情况完全不是这样。在唐代，即使是落魄的诗人，也会受到人们的尊敬。社会各界、各阶层，对诗人都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，表现出发自内心的尊敬。

贞观六年，太宗为了打击崔、卢、李、郑四姓的社会势力，树立本朝士大夫的地位，下令根据本朝官品、人才，重新排列天下姓氏的尊卑等级，修撰了《氏族志》，颁行天下。从此以后，唐代衡量一个人，开始重视他的官爵高下。但是，因为诗歌盛行，士人的名声也不完全依赖于官爵职位，即使官微职卑，只要诗歌写得好，同样可以为其赢得广泛的社会名声。唐人李肇在其《国史补》卷之下指出，开元天宝时期，有一批官位不高但名声很大的人，他们是：李北海邕、王江宁昌龄、李馆陶口、郑广文虔、元鲁山德秀、萧功曹颖士、张长史旭、独孤常州及、崔比部元翰、梁补阙肃，还有韦苏州应物。除了这些人，唐代位卑而名显的诗人我们还可以举出陈子昂、孟浩然、李白、杜甫、孟郊、李贺、温庭

筠、李商隐等。我们甚至可以说，唐代最优秀的诗人，基本上都是仕途不通达者，这应了杜甫所说的“文章憎命达”。

诗的国度，很多女子暗恋诗人。多种文献都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：唐末诗人罗隐曾经把自己的诗作献给宰相郑畋。郑畋有个美貌而且喜欢作诗的女儿，她喜欢读罗隐的诗，经常至于废寝忘食。每次读到“张华漫出如丹语，不及刘侯一纸书”两句，都会在她父亲面前赞赏不已。看女儿读罗隐的诗读得如痴如醉，郑畋以为她有意嫁给罗隐，于是，有一天邀请罗隐到他家来。他女儿从门缝里看见罗隐，原来是一副丑陋的相貌、一派迂腐的举止，从此只字不提罗隐诗。事情虽然没有按照戏剧情节继续发展下去，但是，这个只有前半截的故事本身已经说明，诗人是受到当时女性欢迎的一个群体。

诗歌在当时是可以谱曲演唱的，因此有不少诗人适合谱曲演唱的作品就会在社会上广泛流传，街巷传唱。比如王之涣，他的诗歌一写出来，就有乐工拿去谱曲。王之涣、王昌龄、高适等人“旗亭赌酒”的故事，也说明那个时代有许多诗人，他们的名字是广为人知的，无异于明星，受到艺妓歌女们的仰慕和崇敬。

著名诗人萧颖士是个脾气古怪、性情严苛的人。有一个仆人跟了他十余年，萧颖士动辄施以鞭笞，每次都要抽打一百多下，仆人苦不堪言。别人都劝这仆人跳槽，另择主人。不料，这仆人却回答说：“我不是不可以另择主人，我之所以一直没有离开，乃是因为爱他的才华！”古今中外有条铁律：仆人眼里无伟人。萧颖士的这个仆人却能忍受鞭笞而仍然不减爱才之心，除了这仆人确实爱才心切之外，恐怕也跟当时尊重诗人的社会大环境不无关系吧。

唐末有个宜春人，名叫王毂，有一定的诗名。他曾经写过一首《玉树曲》：“璧月夜，琼树春，莲舌泠泠词调新。当时狎客尽丰禄，直谏犯颜无一人。歌未阕，晋王剑上粘腥血。君臣犹在醉乡中，面上已无陈日月。”一时间广为传播。王毂没有中进士的时候，一天在街上走路，忽然看见有同学被一群无赖围住殴打。这王毂有心上前救友，奈何读书人手

无缚鸡之力。急中生智，只见他冲着无赖们大喊一声：“不得无理！认识我吗？我就是写出‘君臣犹在醉乡中，面上已无陈日月’的人！”要搁今天，无赖们非先来一阵哄笑，然后继以一顿拳脚不可。可是，唐代的事情不是这样的。那帮无赖一听这话，不但当时就停手不再殴打他同学，并且惭愧地向王穀谢罪，然后，灰溜溜地离开了。

还有一个类似的故事。诗人李涉有一次过九江去看望他的弟弟，行至浔口西边，忽然遭遇大风。他看见江上有一艘大帆船，船上数十人全都手执兵器。两船相近时，那艘船上有人上前问他是谁，李涉手下人就回答道：“是李博士的船。”那船上的强盗头子就说：“如果是李博士，我们就不拿他钱财了。因为久闻诗名，只希望得到一篇诗作，钱财金帛不稀罕。”李涉当即写了一首绝句赠给强盗头子。强盗头子也礼尚往来，请李涉吃喝了一通，临走时还赠送他不少东西。

这两个故事虽然不免有些传奇色彩，但是，都可以说明这样的情况：唐代就连市井无赖、江洋大盗都熟悉一些诗句，知道诗人的名字，并且都愿意敬重诗人。也许有人会觉得故事不一定很可靠，那么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可靠的事情：跟杜甫曾经有过交往的诗人苏涣，在中进士之前，就曾是著名的江洋大盗，在巴中地区抢劫商人，因为惯于使用一张白色弓弩，被称为“白跖”。

现代社会，商人们为了宣传产品以获取尽可能大的利益，都喜欢找影视歌明星、美女拍广告，做形象代言人。唐代似乎不是这样，唐代最有市场影响力的是诗人。一个诗人的褒贬能直接影响妓女声价、妓院生意。诗人崔涯，是吴楚地区的一名狂傲书生，当时跟张祜齐名。这崔涯，只要他给妓院题一首诗，立刻就会传遍大街小巷。赞誉的，就会车马络绎；贬斥的，则会门庭冷落。有一次他作诗嘲讽当时名妓李端端：“黄昏不语不知行，鼻似烟窗耳似铛。独把象牙梳插鬓，昆仑山上月初生。”把李端端丑化（极言其肤色之黑）得不成样子，李端端看到这诗，忧心如焚。崔涯在别的妓院饮酒回家，远远看见李端端，只见她踮着脚走路，小心翼翼在路边向自己行礼，战战兢兢地说：“端端等候三郎六郎，